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八 起屠維大荒落八月盡元默涒灘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七年 遼太平九年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攷異 遼史不書日食今從宋史

詔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先是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收以殘細民命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參議皆以為然故有是詔 己丑以呂夷簡為昭文館

大學士　辛卯夏琳復爲樞密副使陳堯佐王曙並參知政事樞密使張耆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琳與夷簡不相悅故以堯佐易之　初渤海自神冊中附於遼無榷酤鹽麴之稅寬弛關市之征渤海安之自馮延修韓紹勲以燕地平州之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地荐饑戸部副使王嘉獻策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扑搒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衮舊作詳穩今改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紹勲嘉以悅衆僭號興遼改元天慶時遼主駐黑嶺副留守王道平逾城夜告變即徵諸道兵以時進

討時國舅詳袞蕭實迺（舊作匹敵今改）先率本管兵據要害絕其西渡延琳以書結保州戍主夏行美使率渤海軍爲亂行美執其人送統軍耶律普古（舊作蒲古今改）普古遂殺渤海兵八百人入據保州斷其東路延琳分兵西取瀋州副使張傑聲言欲降延琳信之不急攻旣知其詐攻之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南北女眞皆從延琳高麗貢使亦不至（考異）東國通鑑云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告建國纍求援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世孫也國號興遼建元天興案遼史作天慶東國通鑑作天興未詳孰是至延琳之叛自在八月而東國通鑑作九月則據乞援之月耳　冬十月丙戌朔遼以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爲都統蕭貫迺副之蕭普努（舊作蒲奴今改）爲都監討

延琳遇賊蒲水中軍少卻普努將右翼實迪將左翼夾攻之先據高麗女眞要衝使不得求援賊潰追敗之於平山北普努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普努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深溝自衛固守不敢出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而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同判攷異六一居士集范文正神道碑謂太后將以至日

大會前殿上率百官上壽因仲淹言而事遂已杜大圭名注集載富弼撰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罷案上壽前殿當時實嘗行之仲淹言之而不見省耳碑文俱誤今從長編　丙寅遂以張傑爲瀛州節度使超授保州戍將夏行美平章事召皐城進士張人紀等二十二人入朝試以詩賦皆賜第　壬申遂以駙馬都尉劉四端權知宣徽南院　十二月庚寅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才異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核以聞乃得召試時直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帝改命仲容而以孝基同判仍取弼等策論覆較之弼河南人也　辛亥以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知鄆州坐糾察刑獄

不當也道輔嘗極論曹利用羅崇勳弄權時利用死而
崇勳猶委任云

八年遼太平十年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
部貢舉　甲戌眞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
瑋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用士得死
力平居意氣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張樂
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
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眞宗遇邊奏必手詔詰
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開邊壕率令深廣
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

皆以爲法臨淄人賈同嘗造瑋瑋欲案邊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眞名將也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之固辭不往久之始同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已來諂諛路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時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知棣州卒　集賢校理華陽彭乘懇求便親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者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敎育之俗遂以變

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永安縣（攷異長編作三聖宮今從宋史仁宗紀）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依蔭律敘蔭仍須得保官三人御史臺主簿兗州石介上疏以爲不可坐罷 遼主如龍化州 三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咸平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壬申幸後苑賞花釣魚故歲從官賦詩或預備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優人以爲戲左右皆大笑翼日盡取詩付中書第其優劣祕閣校理韓義所賦獨鄙惡落職同

判冀州　乙亥詔宗室嫁女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帛為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以度支副使刑部郎中錢唐唐肅為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居於仕進在度支會糴麥京師數且足有豪姓欲入官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掖庭太后面命肅肅曰麥貯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況撓法邪卒不受嘗知洪州艤舟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往得無邀利之譏乎逾月乃上　三司以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市材木於陝西同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

也尋徙陳州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願以上官賀其為戒事雖不行帝嘉其忠　遼都統蕭孝穆闓東京去城五里四面築城堡起樓櫓使內外不相通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既為大延琳所囚聞遼師至孝先與其妹穴地逃出公主在後為守陴者所覺遇害公主遼主之第四女也（攷異）遼史公主表南陽公主下嫁蕭孝先本紀先書駙馬都尉蕭孝先後書駙馬延寧本紀互舉其名字也今從表　夏四月遼主如乾陵以耶律行平為廣平軍節度使以夏行美為中廣軍節度使　五月戊申遼主清暑栢坡　甲寅賜信州龍虎山張道陵二十五世孫乾曜號虛靖先生（攷異）宋史作遜素先生王氏續

鑑從之今據長編作虛靖以其孫見素爲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諡其祖課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故事史成監修而下進秩夷簡固辭之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毎遇制舉則試焉　戊申以書判拔萃人宣州司理參軍曲江余靖爲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安德節度推官河南尹洙爲武勝節度掌書記　秋七月丁巳詔修國朝會要　丙子策制舉人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才異等富弼詠弼對策並及第四

等丁丑以詠爲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
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壬午遼詔來歲行貢舉法
八月戊子詔流配人道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鄉里
遼東京被圍既久城中撤屋以爨戊申賊將楊詳世密
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禽大延琳渤海平駙馬大力秋
坐延琳事伏誅　九月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
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乙丑樞密副使姜遵
卒　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
侍郎趙稹厚結之己巳擢稹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
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世傳以爲笑　朱

初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顆鹽淮浙蜀
廣煮海井鹻而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梁
鼎請官自鬻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即
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貼射而鹽則官自鬻
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選人王景
上言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太后以爲然命
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
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
堪其命今去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旣差帖頭又役車
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沈溺

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其眞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皆蹙今歲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冬十月丙申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給鈔受鹽於解池而申私販鬻之禁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賈商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命鞠詠范諷爲之　是月遼主駐長寧淀　十一月丙寅朔饗景靈宮丁卯饗太廟戊

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賀皇太后於會慶殿　辛亥遼都統蕭孝穆等自東京凱旋戎服入見遼主賜宴勞之翼日封孝穆爲東平王賜佐國功臣號駙馬蕭實迪封蘭陵郡王蕭普努加侍中以蕭惠爲南京統軍使尋以孝穆爲東京留守東京殘破之後孝穆撫納流民爲政務寬簡民安之遼主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敘用餘分居來隰遷閏等州　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　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是歲河中府同判范仲淹上疏請太

后復碑其略曰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
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
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
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高麗來貢
九年（遼太平十一年六月改景福元年）春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
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
物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邛部川蠻
夷往往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
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館從之　辛酉以刑
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

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韓詠奏曰曹利用擅作威福士遜與之親厚援引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刻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丁卯以祠部員外郎晁宗慤爲知制誥宗慤迥子也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　辛未錢惟演改判河南府惟演託病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不私今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須城郭勸亦催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壠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

守河南促其行　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郎申甫於館閣讀書從之　二月癸巳詔復職田　三月壬子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鞠詠卒　賜青州州學九經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當立學者皆得賜書　遼主自春初如混同江旋如長春河遼主末年得消渴疾語多忌諱凡死亾者左右侍臣俱不得言及之至是增劇

夏四月戊寅詔以隴州論平民五人為刼盜抵死主者雖更赦並從重罰　五月乙丑錄囚　遼境諸河以大雨横流失其故道　六月遼主疾大漸驛召東京留守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及左丞相張儉使輔立太

子誠無失南朝信誓己卯遼主殂於大斧河之行宮年六十一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聖宗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在位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子孫振諸部貧乏責近臣迎合卻卮麗女樂在遼諸帝中號為令主及殂太子即位改元景福初聖宗知元妃與皇后有隙病中屬太子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無殺之元妃聞之恚詈甚聖宗疾革元妃詈皇后曰老物寵亦有既邪令左右扶后出聖宗遺詔以皇后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尊為皇太后攝國政太后

既得志引蕭孝先與密謀欲構后以罪以駙馬蕭實迪為皇后所喜淡忌之秦晉公主竊聞其謀告實迪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曷若奔女眞以全其生實迪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它國會護衛馮家努舊作馮家奴今改帳下醫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希旨上變誣北府宰相蕭綽布舊作浞卜今改及實迪謀逆欲奉皇后攝政徐議嘗立者太后命鞫治之辛丑太后誅綽布實迪及其黨七人獄詞逮及皇后遂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歷有歲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遂主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

也太后不從卒載以小車囚之上京時遼臣懼太后威
無敢言者樞密使蕭朴獨上書白皇后之誣不報朴感
憤至於嘔血考異遼史蕭孝先傳云與宗諒陰欽哀誣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浞卜蕭匹敵謀居多浞卜今譯作綽布匹敵今譯作實迪俱以皇后之懿親見忌於欽哀致無罪而死乃謂其與孝先同預密謀則誣甚矣興宗紀云皇太后后賜駙馬蕭鉏不里蕭匹敵死罔揚都太師女直著骨里祗候郎君詳穩蕭延畱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於上京與實迪傳同今從之鉏不里即浞卜也　雄州以遼聖
宗訃聞辛丑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
音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即位　秋七月丙午朔
遼太后卒皇族大臨於太平殿高麗遣使弔慰遼主召
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　遼奉陵軍節度使耶

律吉實（舊作乞石今改）來告哀帝爲成服於內東門之幄殿向其國哭五舉音而止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弔慰常服黑帶繫鞵不佩魚　丁未遼主擊鞠庚戌遼賑薊州饑乙卯遼以比歲豐稔罷給東京統軍司糧丁巳遼主謁聖宗御容哀慟久之因命寫北府宰相蕭孝友南府宰相蕭孝穆象於御容殿　戊午命孔道輔爲賀遼太后册禮使遼太后册禮使自此始　壬申遼主謁祧主帳時奧隈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爲工部尚書知兗州奭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

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宴而後行　甲戌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是時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不任諫職須別降敕赴諫院者乃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馬亮卒贈右僕射亮有智略敢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及卒以壻呂夷簡在相位得謚忠肅人不以爲然　權知開封府寇瑊卒瑊初附丁謂故早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九月戊申遼主親祀慶陵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程琳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

老卒死琳令有司驗狀蒙正連姻太后太后因琳入對謂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　庚午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爲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遼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　甲戌遼遣使來謝弔慰　冬十月戊寅遼宰臣呂德懋卒　己卯以翰林學士宋綬爲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帝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宜約唐先天中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

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益言
復有詞學當留於朝不聽　丙戌下詔申儆庶官因侍
御史知雜事劉隨請也其略曰比者搢紳之閒名節罔
厲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分屏翰者
或奏請之靡厭任按察者或寬縱之爲得貪而無恥故
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苟少
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　遼遣使來致其先主遺物
己酉遼使來謝賀卽位及太后冊禮　閏月辛亥遼有
司請以遼主生辰爲永壽節太后生辰爲應聖節從之
辛酉遼主閱新造鎧甲　癸亥以鹽鐵副使趙州王臻

爲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迕其意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邪事遂寢　丁卯遼賑黃龍府饑　戊辰知兖州孫奭陛辭曲宴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翼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　十一月辛巳徙三館於崇文院先是三館祕閣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修崇文院成復徙之　丙申遼葬文武大孝宣皇帝於慶陵初耶律資忠爲聖宗所信

任以忤權貴出爲昭德節度使至是表請會葬旣至伏
梓宮大慟曰臣幸遇聖明橫被讒譖不獲盡犬馬之報
氣絶而蘇遼主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孝先無憂國之
心陛下不當復用唐景福年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
鎭尋卒　丁亥弛兩川礬禁　十二月癸丑遼主至自
慶陵太后聽政遼主不親庶務羣臣表請遼主不從
甲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是歲遼封李德明子元昊爲夏國公以興平公主歸之
明道元年遼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遼太后御正殿受遼
主與羣臣朝　乙亥以知江陵府會稽杜衍爲河北都

轉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淸直嘗留中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命衍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丁丑遼主如雪林　癸巳詔案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爲所訟者自今無得受理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　庚戌以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爲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丁卯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宸妃薨李燾謂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擬議而張淏雲谷雜記辨之引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武后欲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謂宸妃之號昉於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於此援引甚當今采附於下　妃始生帝皇太后卽以爲己子帝卽

位逾十年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無敢言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
年四十六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
有宮嬪亡者太后愕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
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夷
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
離間我母子邪夷簡曰太后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
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李宸妃也且奈
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內
侍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有司希太

后旨言歲月未利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勳問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曰豈意卿亦如此夷簡曰臣位宰相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攷異李燾曰鑿垣事據魏泰東軒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視朝三日三月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附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今并書之）

三月壬申朔遼命尚父漆水郡王迪禮（舊作敵烈今改）復為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

遼太后自攝政即追封其曾祖為蘭陵王父為齊

王諸路皆王之蕭氏奴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
四十餘人蕭氏無賴者多占名業工爲蕭氏奴　戊子
始行天聖編敕　太常博士安邱明鎬初爲蘄州推職
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
益州皆辟鎬自隨於是鎬罷益州同判還朝賜對帝問
輔臣以鎬所能者奎曰鎬有文學沈鷙能斷大事願陛
下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眞　江淮旱
戊戌詔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　己亥除婺
秀州丁身錢　是春遼主大蒐太后慮遼主傚齊天皇
后鞠育之恩因其出蒐遣人馳至上京弑后后曰我實

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殂矣時年五十因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　夏四月戊午知祿州王涉坐冒請官地爲職田配廣南牢城　六月殿中侍御史冀人張存上疏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函夏之人共思讜直自前秋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遠竄嶺南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幾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　秋七月乙酉參知政事王曙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陝州以疾自請也

攷異宰輔編年錄王曙以七月乙酉罷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宋史云丁酉王曙罷誤也　辛卯以門下省爲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爲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　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兵部侍郎晏殊爲樞密副使攷異辛丑宰輔編年錄作庚子朔今從長編與宋史丙午以晏殊參知政事　遼主駐剌河源是日皇子洪基生　甲寅以楊崇勳爲樞密副使　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大內火延及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帝與皇太后

避火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以宰相呂夷簡爲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先是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詔營造殿宇務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服下開封府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所居隘其烓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宜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

逝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以之屬吏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爲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河南滕宗諒祕書丞大名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不報　九月丁亥承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士衡前後舜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屢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儗者宮府云　庚寅重作冊寶以舊冊寶爲火所焚也有司言冊寶法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鋌而金塗之

冬十月己酉遼主如中京 十一月甲戌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是日還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帝御天安殿受朝 是日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文武神聖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不逾年而再改元猶用耶律資忠之言也 遼主以蕭蔭班（舊作撒八今改）爲祇候郎君蔭班孝穆之子也性廉介風姿爽明善毬馬馳射遼主尊燕飲喜諧謔蔭班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之 遼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少好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嘗爲

右通進典南京栗園至是命同知三司使事　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羌語謂惜爲嵬富貴爲理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忽引兵襲夜洛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至是德明死元昊繼

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爲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爲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辛卯進封孟王元儼爲荆王　癸巳以元昊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告爲旌節官告使元昊旣襲封卽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廝自尊大而告徒坐卽賓位不爲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猶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珝爲供

奉官　是月遼冊元昊爲夏國王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耤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禮官詳定耤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始太后欲純用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爲對失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曰太后必御此若何而拜力陳其不可太后爲改它服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壬寅以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崇勳爲樞密使崇勳曲謝太后與帝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趣遷之　壬子以太子中允安陽韓琦爲太常丞直集賢院初琦舉進

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爲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權三司使李諮同盛度王隨議解鹽法天聖八年旣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又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商爲便者也　是歲同判陳州太常博士范仲淹以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籍官賞者乃附驛上奏以慮中宗朝墨敕斜封官爲戒又屢論內降之弊　遼以蕭孝友爲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先是

蕭革為招討使專以威制西羌諸部多叛孝友下車多
加綏撫每入貢輒增其賜物羌人以安其後寖成姑息
諸部桀驁之風遂熾孝友太后之弟也太后諸弟惟孝
穆位高諡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而孝先
最為驕橫尤用事太后姊秦國夫人早歲孀居有醜聲
太后見長沙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美姿容為殺其妃而
以秦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喜尸部侍郎耿元吉貌美太
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　遼放進士
劉師貞等五十七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兼管湖北巡撫事加三級世襲一等輕車都尉臣畢沅編集

宋紀三十九 起昭陽作噩正月盡閼逢閹茂十二月凡二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明道二年 遼重熙二年 春正月戊寅罷館閣侍書初光祿寺丞盛申甫馬直方枉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帝止令大官給會候三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己卯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饑民 癸未鑄明道元寶錢 壬辰女直貢於遼女直即女眞避遼主名

改稱女直　二月庚子詔江淮民被災死者官爲葬祭　乙巳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爲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是日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丁未祀先農行藉田禮禮成御正陽門大赦百官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三月庚寅皇太后不豫大赦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皇太后崩於寶慈殿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賜諸軍緡錢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參知政事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

何以見先帝帝悟以后服斂命呂夷簡爲山陵使旣宣遺誥閤門趣百官賀太后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今始親國政豈宜使女主相繼稱制乎遂罷預政　是月溫逋奇四嘉勒斯賚於鄯中而出兵收不附己者守鄯人出之嘉勒斯賚因集部眾討殺溫逋奇而徙居青唐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言刪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皇太后旣崩左右有以宸妃事聞者攷異通鑑續編云荆王元儼爲帝言帝始知爲宸妃所生號慟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爲皇太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以大行皇太后山

陵五使並乘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帝亦疑焉因易梓宮帝遣太后弟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戊申帝聽政於崇政殿西廂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之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罷捌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召知應天府宋綬同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初太后稱制宦者江德明羅崇勳任守忠

等交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
階以爲亂帝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　己未呂夷
簡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樞密使張耆罷
爲左僕射護國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夏
竦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參知政事陳堯佐
罷爲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范雍罷爲戶部侍
郎知荊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州樞密副使趙稹罷爲
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罷爲禮部尚書知
江寧府尋改亳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八事曰正朝綱
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其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書疏等皆太后所任用欲悉
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
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
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
爲中詷久之乃知事由后云　宰臣張士遜加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
迪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王隨參知政事
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
揮使王德用爲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
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

耶啟不可與太后因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待罪行間不足以當大任帝遣使者趣入院　以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卽捕得繫獄逮及數百人齊案之無迹帝督責愈急齊曰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一夕三疏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

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逾歲也　以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誥以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上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冊命而已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爲太子中舍監豐國監初仲弓請依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太后見其奏怒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吉州帝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御崇政殿　癸亥上太后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諡二

字稱制加四字自此始追尊李太后謚曰莊懿　五月
丁卯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眞
宗室惟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
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辛未以屯田員外郎武
城龎籍爲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
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進擢近列願
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
望宰相意獨龎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癸酉詔太后垂
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
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亦少假借賜與皆有節賜族人御

食必易以鉛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黜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既盡力帝奉太后亦甚備及太后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丙子命張士遜撰藉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為編修官直史館宋祁為檢討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藉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為張士遜所沮丁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都

言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奭勸講禁中二十餘年討論典禮必取前代中正合法事類陳之故政府奉行無疑當眞宗封禪時獨正言諫諍不少阿晚節勇退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爲莊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

已祔眞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遑就后廟未厭衆心案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從之已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　秋七月丁丑詔知富平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爲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

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帝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險人誣陷良善以搖朝廷若一開蔭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置文吉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閒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艸者擷艸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上

疏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令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加之饑年鄰倉如此願下各有司取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令横爲隳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於租稅外復又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於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宂兵宂吏游

諸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通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減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眞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費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爲戒上嘉納之　戊子詔以蝗

早自責去尊號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直言闕政
八月甲午朔遼遣使來祭奠弔慰　丙申以太常丞永
新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后遣內侍張
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之　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爲諫議大夫修古骾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
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忤太后旨貶
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
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
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恤其家　壬寅名

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　癸卯詔凡除
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　甲辰
詔中外毋避莊獻明肅太后父諱　丁酉遼主如溫泉
宮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
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
以塞天異帝慰勉之　乙卯遼遣使閱諸路禾稼　丁
巳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　三司
言自藉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庚申
出緡錢百萬賜之帝謂張士遜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
以助經費耳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　九

月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還本鎮初惟演欲爲自安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既與劉美爲親又爲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昏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前在莊獻時權寵太盛且與后族連姻請行降黜帝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祈告身對曰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朝其變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甲戌幸洪福院臨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壬午臨如之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壬午莊獻明肅皇
太后靈駕發引帝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申孝心
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
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幞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
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
號不已左右固請止帝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
步送至院西南隅伏轉乃還　冬十月丁酉祔葬莊獻
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甲辰詔兩川歲
貢綾錦羅綺之屬以三之二易爲紬絹供軍需帝富於
春秋左右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殿中侍御

史麗籍言今螽螟為災民憂轉死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惜國費以徇民急帝納其言　己酉祔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主於奉慈廟　辛亥帝諭輔臣曰近歲進士試詩賦多浮華宜令有司兼取策論　以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遵路至常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頼以濟自它郡流至者亦十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法詔付史館遵路淑子也　癸丑降東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緣二太后陵寢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
遜罷爲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楊崇勳罷爲河南三
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蝗旱仍見士遜居首
相無所建明帝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莊
獻太后諡冊還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
至羣臣權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
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爲言　以呂夷簡爲門下侍郎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
樞密使僉署樞密院事王德用爲樞密副使端明殿學
士刑部侍郎宋綬參知政事權三司使事蔡齊爲樞密

鹵使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帝即位之初尚循眞宗晚年故事惟雙日御殿至是始復舊制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它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煩細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帝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癸亥朔參知政事薛奎罷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莊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久之乃罷　以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詔增宗室俸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　寇準以責死旣十一年以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屯田員外郎張子皋復直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酹之子皋齊賢孫也　戊寅以大理評事保塞劉渙爲右正言初渙上疏莊獻太后請還政太后怒議黥面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故爲稽留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帝旣用渙顧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竄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渙疏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帝喜以夷簡爲忠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

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歎曰王公度量我不及也　十二月丙申帝謂輔臣曰朕遲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呂夷簡曰小事皆聽覽恐非所以養聖神帝曰朕承先帝之託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珍美衣服多以緝絲屢經澣濯宮人或以爲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因稱盛德帝曰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近名耳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　甲

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　丁未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於帝前帝曰祖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戊申出宮人二百帝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誠美事然出宮人恐有失所者帝因曰曩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今已悉還其家矣

己酉遼禁夏國使沿途私市金鐵　初郭皇后之立

非帝意浸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希得進及莊獻崩帝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妒屢與忿爭尚氏嘗於帝前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頸帝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帝出爪痕示執政近臣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接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義當廢夷簡贊其言帝意未決外人藉藉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疏己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為淨妃玉京沖

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疏皆不得入仲淹
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
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
正言劉渙伏閤爭之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
賜對以盡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手撫銅鐶大
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詔諭中書道輔
等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
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衆讙然爭進說夷簡曰廢后
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
漢唐失德爲法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

德何足法也夷簡不能荅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祖德北海人偕坊州人少連開封人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絳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

攷異李燾曰正史實錄並云范諷權御史中丞案廢后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

今漫其官而不書庶不相抵捂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諫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無世閥不可儷宸極藥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案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廢郭后同時今不取將作監丞簽判河陽富弼上疏曰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太祖太宗眞宗三后未嘗有此陛下爲人子孫不能守祖考之訓而遂有廢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爲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眾心陛下乃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爲陛下不取也陛下以萬乘之尊廢一婦人甚爲小事然所損之體則大夫廢后謂

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謟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己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爲天子且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廢嫡后氏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仲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擢用之既居諫列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今仲淹

間道遠讀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爲戒必不信矣願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斯社稷之慶也疏入不報 時仍歲蝗旱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改明年元曰景祐（張昱歸田錄云明道以犯契丹諱故遂改此說誤也遼景宗小字明記故遼史稱李德明爲李德昭然不能行之於宋即使宋人爲遼避諱不應至二年始改也長編云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爲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太后也後改明道於文爲日月並與天聖義同故又改焉蓋得其實） 禁邊臣增置堡砦 參知政事王隨言淮南積鹽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

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
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
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以資國用遂詔宋綬等與三
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販
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
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
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眞揚漣水高郵貿
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鎭毋至鄉邨其入錢京師
增鹽予之並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遼以北府宰相蕭孝先為樞密使孝先在樞密府好

晏自悉權傾人主朝多側目

景祐元年遼重熙三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　丁卯侍御史充賀遼正旦使章頻卒於遼境遼主詔有司賻贈命近侍護喪以歸考異夢溪筆談云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遼地案遼史重熙三年正月丁卯宋使章頻卒時宋已改元景祐筆談誤也　戊辰詔鑄景祐元寶錢

丁丑命翰林學士浦城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爲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疏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　癸未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

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者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　甲申以淮南歲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　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帝問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處之　辛卯遼主如春水　是月趙元昊寇府州　二月壬辰朔罷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遼北院樞密使蕭朴出為東京留守自太后專制國

事一委弟蕭孝先杖屢言仁德皇后之冤太后聞之故
外遷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
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許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
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
用知制誥李淑議也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
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帝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
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讞
大理槪復下掾屬惶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
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辛丑詔禮部貢院諸

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並許特奏名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候歲豐補之　戊申詔麟府州賑蕃漢饑民　三月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亙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僚吏書填轂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今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斷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辨爲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最首與尾二者政殊而所歸於儆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

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者未之有也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戊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已丑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諸科八百八十三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　夏四月壬辰詔鎻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鎻廳舉人試不合格者竝坐私罪至是始除之　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

郎知制誥楊億爲禮部尚書諡曰文故事非常任二府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爲寇準草奏請太子親政爲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殁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準數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準舊勳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攷異李燾曰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稾及勸止寇準事當得實但云立太子廢劉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詐不附己者則誤矣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勖論列與別志不同今從別志）

殿中侍御史龐籍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爲杖內侍切

貴美人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癸丑詔
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　江東轉運使蔣堂言
竊見諸路武臣知州軍者多是素昧條教欲乞自今除
扼束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州改差文資
帝諭令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　五月
庚申朔遼主清暑沿柳湖　乙丑以權知開封府程琳
爲三司使先是三司幷合田賦沿納諸名品爲一物琳
謂俗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爲一穀麥黍豆合爲一易於
鉤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
民無已時也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軍

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帝嘉納焉 丁卯禁民間織錦繡爲服 以祕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沔會稽人也 壬申出內藏庫緡錢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學爲國子監 壬午錄繫囚 遼太后旣攝政慮遼主年長難制與樞密使蕭孝先謀廢立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遼主遼主用內侍趙安仁策（攷異契丹國志作遼主與耶律喜孫謀今從遼史作趙安仁）勒衞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太后當廢狀孝先

震懾不能對遂收太后符璽遷於慶州誅內侍數十族繆孝先等不問攷異遼史本紀云皇太后還政於上躬守慶陵宋史與遼紀略同東都事略云宗眞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扑箠宗眞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鞫治宗眞曰我貴爲天子與囚同荅耶內不平景福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契丹國志與事略互有詳略大指相同今據遼史后妃傳宦者傳書之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三頃

壬辰廣東轉運司言交州陳公承等六百餘人內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承等還仍諭德政撫存之樞密副使蔡齊言貲去縣歸德請納之給以荊湖閒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明年貲果爲亂　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顏獻

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獻承顏欲以此媚上耳乞付外毀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晉江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建安吳育茂才異等宋城張方平及武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三等紳方平並第四等次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　閏月戊午朔賜杭州學田五頃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乙亥毀天下無額寺院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瑇瑁龜筒從度支

判官謝絳言也絳又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鐫省臣以爲不若推近及遠遞攷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從知制誥宋郊言也　乙酉以前西京留守推官安福歐陽修爲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

薦也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敕常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正以縱酒過度耳衆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寇公之禍以老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翌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攷異）李燾曰修洙得館職據會要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等乃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爲留守度其至時修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秋七月戊子朔遼主始親政授遼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攷異）契丹國志云命內庫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遼安仁等

黨南北面蕃使臣僚據遼史百官傳不請王繼恩與安仁並命今從趙安仁傳以耶律瑪陸彰作哥六今改爲崇德宮使瑪陸爲人長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臧否人物故言爲遼主所親狎遼主嘗與護衛耶律仁先論政事亟歎其才仁先以爲不世之遇言無所隱遼主善之授爲宿直將軍　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衞人高若訥爲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　初命同判司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古測之術纂而爲書成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以翰林侍讀學士范諷爲給事中龍圖閣學士知兗州諷性倜儻不拘細行雅善李迪常與張士

遜議論不合爲中丞力擠士遜援呂夷簡入相又合謀
廢郭后欲夷簡引己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
諷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爾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
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僅半歲以疾免既久不得意憤
激求出將行復謂帝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
然後召臣何言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黜　壬辰遼主
如秋山召東京留守蕭朴爲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
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審切體訪毋
得出榜召人告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
演卒特贈侍中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

自以才能進嘗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誥於書一有所不覩何以稱職官秉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常謂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常平倉舊領於司農寺王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旣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道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願自經制增爲二百萬它毋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豪姓蓄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踊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盍緣常平倉制

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縣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饑歉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鬼逝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衆來寇稱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壕宗

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　八月庚申
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
部署帝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
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
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戒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
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薛奎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
或時不如志歸輒歎咤不食曰吾仰愧古人俯媿後世
耳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
輔許之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壻也　壬戌有星孛於

張翼　癸亥樞密使吏部侍郎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王曙卒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及貴顯溺自抑損子諡恭以蔭爲衞尉寺丞淡於榮利數解官曙始參知政事治第西京旣成諡恭作書陳止足之義勸曙謝事退居曙不果去諡恭終父喪遂以司門員外郎致仕　甲子宰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　參知政事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燕樂有漸乃上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由移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念

之至若朝務清夷淡居閒燕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
四時變養王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之福也
戊辰帝不豫　庚午以王曾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
密使時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曰主上即位
十有三年不好遊畋不近聲色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乃
正月以來聞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庭傳言漸有
失德自七八月來所聞又甚倡優婦人朋淫宮內飲樂
無時聖體因常有不豫斯不得不爲慮也今變異屢見
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災薦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戒
警也相公務作元台今冠樞府社稷安危皆繫於相公

當此之時宜卽以此爲諫諫止則已諫不止則相公宜辭樞衡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聰聽感動上心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慾閒事不欲極爭則遂啟成亂階恐無及矣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內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詔輔臣於延和殿閤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爲道士洞眞宮楊氏別宅安置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自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寢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爲言帝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

尊待寄言之不已帝不勝其煩乃鎖之文應卽命駕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摔其頰罵曰宫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詔　甲戌司天言孛星不見殿中侍御史龐籍左司諫滕宗諒並坐言宫禁事不實乙酉出籍爲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　九月己丑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表三上乃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雙日不視朝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雙日有合奏事亦許假殿請對　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常膳　范仲淹知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興作未就又

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　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復召對延和殿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忽感疾卒年八十四詔罷一日朝贈太子太保諡文元迥樂易純固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無一日廢學不喜術數嘗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遂計未然乎　尚楊二美人出宮後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嘗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帝欲立之爲后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

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爲不可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幷侍御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率龍陳氏考異涑水記聞云陳氏父號陳子城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常許以爲后矣至將進御句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帝帝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何爲帝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帝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何官帝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公卿大夫邪帝遂命出之士良文應子也此與宋史不同今從李燾長編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乙巳命宰相李迪爲冊禮使參知政事王隨副之宋綬撰冊文盛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孫沔

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爲言不報　壬子詔名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爲稱　冬十月已未遣主駐中會川

庚申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使司　改錢惟演謚曰思先是太常博士同知禮院張瓌議惟演博學業文此其所優貪聚權要發生不足此其所劣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以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謚法追悔前過改謚曰思詔自今定謚須禮院集官

衆議之　乙丑詔閤門祗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一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趙元昊自襲封卽爲反計多招納亾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毋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僭擬甚私改元曰開運旣逾月人告以石晉敗亾年號也乃更廣運（攷異宋史夏國傳云改廣民元

年今從長編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考異）宋史夏國傳云母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不云元昊酖其母今從長編米與衛慕姓氏不同然米與慕聲本相近蓋卽一人而譯語互異耳詔起復以閤門祗候王用中為致祭使（考異）用中宋史作中庸未審孰是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癸酉以淨妃玉京沖妙仙師清悟為金庭教主沖靜元師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作郊廟景安興安祐安之曲　辛巳賜舒州學田五頃　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宋祁同案試王

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視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韻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刻滌考擊用律準案試皆合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己酉詔親祠郊廟乃用御所制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撰之辛亥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並用登歌樂令學士院撰樂章 以東上閤門使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者願置於理時

論稱之尋出爲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帝欲用之會丁母憂或傳遼聚兵幽涿間河北皆驚十二月癸酉命亢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遼人歲享金帛甚厚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　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己卯宣慶使入內都知藍繼宗以老疾罷爲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　監察御史裏行孫沔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瞽言下吏簿問自孔道

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
思緘默又慮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顏將謂安世
獻忠獲罪自遠流傳為議非美伏望貸以寬恩特免投
竄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內媿之心後七日責沔知潭州
衡山縣沔未有責命時復上書曰去秋以聖體違和準
雙日不坐之請是則一歲中率無百餘日視事羣臣上
殿奏事止於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伏願陛下因歲
首正朔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
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外則逐刺史
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諂佞

詭誕之士擯庭之中𥙊去幽曠官寺之內抑損重任教
敦於上民悅於下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
書奏再貶監永州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